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林 桦 译

阳光下的阴影



阳光下的阴影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
林 烨 译

文艺艺术出版社

晴れ、ときどき殺人

赤川次郎 著

据角川書店昭和五十九年六月第六版译出

阳光下的阴影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
林 桦 译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前海西街17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104,000

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—50,000册

书号10228·225 定价1.2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又译名《阳光下的凶杀案》，是日本 1984 年畅销书。

大企业家北里浪子突然去世。接着在她家里又连续发生三起恐怖的凶杀案。这一切好象都与北里浪子死前写给独生女加奈子的遗书有关。遗书中浪子告诉加奈子，十七年前，她为了女儿的安全，曾违心作伪证，致使一无辜青年死于非命；而她不久前偶然发现，当时胁迫浪子的罪犯，就在与北里家来往密切的朋友中，到底谁是凶手？与此同时，对北里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战也激烈展开。小说情节曲折、惊险，语言幽默、引人入胜，是一部优秀的现代社会派推理小说。

2270/25

第一章

1

晨意，通过宽阔的玻璃窗，悄悄地滴进起居室。

玻璃窗是法国式的落地窗户。可以象门那样朝两面打开，直通院子。

薄薄的窗帘，试图对晨曦作最后的抵抗，但已无能为力，窗外已是一片乳白色的晨光。窗帘，一任丝丝晓风轻轻地戏弄。

宽敞的起居室，逐渐从黑暗中显现出来。贴革的椅子、桃花心木的桌子，地毯、写字台……

起居室是个标准的长方形。长边的一半是落地窗，窗上树影斑驳；另一半，正中央是一个壁炉，虽然现在没在烧，但看那烧得乌黑的砖头，可以想象这壁炉的使用情况。其余的部分，摆着博古架，它的时代很难判断，博古架上稀稀落落地摆着几个洋娃娃，显得有点寂寞。

正对面，靠墙是一排书架。书架上几乎摆满了厚厚的书籍，空隙间插着美人鱼式的大理石书档。

长方形短的一边，是一道门，现在正紧闭着。它的

对面，即靠里的一边，是一张面墙的写字台，还有酒柜和一个玻璃盒子，盒里摆着一把古色古香的装饰品短剑。

天已经大亮。起居室的中央是一张圆桌和七张椅子。另外，圆桌和门之间还有长沙发和小茶几。

房间里的摆设很有条理，给人以舒适宽敞的感觉。

窗外，小鸟在啼啭。

远处，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。

突然，门“砰”地一声被撞开了。

北里加奈子几乎是冲进起居室。她用力拉开窗帘。整个房间豁然开朗。

加奈子打开落地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冰冷的空气。

她身穿脂胭色的连衣裙。晨风稍稍吹乱了她的头发。

十九岁，正是光彩照人的年华。她身材修长，双腿似乎稍嫌过长，但决不明显。宽广的前额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顾盼有情。紧闭的双唇在微微颤抖，她笑的时候，两腮会现出两个小而圆的酒窝，可此时此刻她毫无笑意。

加奈子猛地转过身来，快步向书架走去。她抽出一本本又重又厚的书，扔在地上。不一会儿，加奈子的脚下已是一座书山了。

门开了，走进一位满头银发，年近七十的绅士。虽

说是绅士，但现在却没系领带，胡子也稍稍过长，而且还有些凌乱。

看到加奈子不断地把书堆在地板上，他吃了一惊。呆呆地站在门口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菊井医生问。

“我在拿书。”加奈子头也不回，继续搬书。

“这我知道，……不过，拿书干什么？”

“把书拿出来，再把它放回去，就这么着。”

加奈子喘着气，笔直地站住，望着菊井。“干什么好呢？在妈妈去世的时候，孩子该干些什么呢！‘哇哇’地放声大哭吗？我讨厌那样。不过，又不能干呆着，我得干这个。”

听到这里，菊井医生不由得轻轻地笑了。

“真象你妈妈，孩子。——好主意。有什么要我帮忙吗？”

“用不着，您腰不好，万一闪了腰可不得了。妈妈的葬礼不能没有您。”

“喏，这张嘴也是母亲遗传的。”

“菊井医生，”加奈子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“妈妈的事让您操心了。”

“那里……其实我太大意了。真想不到，这样快就故去。也许应该让夫人去住院更好。”

医生的话里，带着内疚与自责。他显得有些疲惫，坐到长沙发上。

“没有用。”

加奈子在菊井身旁站住。“妈妈不会愿意别人给她看病。如果勉强去住院，也不会老实躺着。”

菊井拉着加奈子的手，说：“反而由你来安慰我了，真惭愧。”

加奈子轻轻地握住菊井的手，然后仔细地审视着起居室。

“有一件事我很遗憾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妈妈一定希望在这间房子里去世。——爸爸死后，这里其实就是妈妈的房间。”

“在这间房屋里，留下了你父母的历史。我仿佛至今还闻得到你父亲爱抽的雪茄味。”

“真快，都已经十年了。”

“是啊！十年了，我也老了。”菊井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向酒柜走去，“你爸爸去世的时候，对我说：‘到那边去跟你接着下国际象棋，快点来呀’，你父亲病倒时，正和我下国际象棋，还没分出胜负呢。”

加奈子坐在沙发上，两条漂亮的长腿盘在一起。

“妈妈跟我谈起过。那时我还小，不懂事。”

“我也没想到，这胜败的结果，竟会拖得这样长。”

“但愿拖得更长、更长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菊井往酒杯里倒了些白兰地，拿起来呷了一口。“你

父亲故去后这十年，你母亲可真不容易。她真有天生的企业家的才能。”

“可太忙了。我简直不记得妈妈什么时候休息过。爸爸在世时，她就到处奔波，——也许因为妈妈是续弦的缘故。”

加奈子向壁炉走去，那边挂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有一张她小时候的照片。

“妈妈嫁到北里家时，我才四岁。转眼间十五年了。”

菊井望着加奈子说：“现在就剩下你一人了。今后怎么办？你要好好想一想。”

“是，等妈妈的葬礼一完……”

“这当然。天已大亮了。”

透过敞开的窗户，菊井凝望着一院翠绿在朝阳下闪闪发光。

“再过几小时，吊唁的客人将陆续来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需要我去应付什么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加奈子毫不犹豫地摇摇头，“没问题。因为我是北里浪子的女儿！”

“好。葬礼的具体安排，我已经吩咐水原了。那家伙虽然毛手毛脚，但人还诚实，吩咐什么就干什么。礼节上我会处处叫他们留意的。”

“拜托了。”加奈子说，“我也该换上丧服了。”

“那我先回趟家，待一会儿还会来的。”

“医生，您也歇一会儿吧。”加奈子说，“这里没问题。”

“你不要为我担心。我手相很好，命大。”菊井正要出去，忽然又停住脚步，“警笛又响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您早就听到过？”

“好几次了。——那就这样，我待会儿再来。”

菊井走了。

关上门，加奈子呼出一口粗气。望着书架前的一大堆书。

“怎么办呢？还要把这些玩意儿放回原处。”她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门，“加奈子真混！”

加奈子走向靠里的写字台，在椅子上坐下，掀开桌罩，钢笔、墨水瓶、信纸，一切如旧。桌子上有一架仿古设计的电话。

加奈子稍稍考虑一下，拿起话筒，开始拨号。

“嘀——嘀——”话筒里有节奏响了一会儿。

“喂，喂。是圆谷先生府上吗？这时候打扰您，真抱歉。我是北里加奈子。正彦先生在吗？”

加奈子边翻着桌子上的便笺边等着：

“啊！是正彦，真对不起。——哦，其实……是我妈妈今天早上去世了。——对，心脏不好，昨晚上一发作就……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——哎，知道了。我很好，你不必急急忙忙赶来，没什么要紧的事。——那么，就这样。啊！对了，有件事情——”

加奈子朝堆在地上的书膘了一眼。“是这样，有件事正想麻烦你。你还是马上来一趟吧。好，我等着。”

加奈子放下电话，轻轻地耸了耸肩膀，嘟囔道：

“把书取下，这是符合引力定律，可放上去就不行了。只有求他啦。”

加奈子正想离开写字台，这时她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。

这是一个印有“北里”字样的特制信封。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“加奈子收”，加奈子惊奇不已。

信很厚。她急忙把信打开。妈妈的字，仿佛正在信纸上欢快地跳动。这是妈妈在某些最重要的文件上签名时用的字。加奈子上小学时，铅笔盒上妈妈给写的姓名，也是这样的字体。

加奈子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。她掏出了手帕。
信是这样开始的。

“加奈子：

妈妈这时候，情况非常不好，心脏太弱。

我一说心脏不好，你总爱笑我。不过也是，这个心脏的弱，和那个心脏的强，实在太不成比例。妈妈真遗憾。

也许，在不远的将来，这架老掉牙的发动机就要停止转动，所以我预先给你留下这封信。

工作忙，总没有时间和你好好谈。常想今后的时间不多了，可是这样一想，觉得更应该把公司的工作搞得象个样子，所以又是忙。

本来打算等你大学毕业后，再告诉你。但是，我觉得等不了那一天，况且，你很坚强，也许还有点过分坚强，告诉你也没有什么。

妈妈有一个秘密！无论对谁——包括你爸爸也没有说，我希望这件事只有你一人知道。”

加奈子翻过一页信纸，这时门开了。

“小姐。”

加奈子连忙把信叠好，放进信封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进来的是女佣人樱井真理子。她来北里家已快三年了。微黑的皮肤，但没有给人以健康的感觉。苗条的身材——确切地说是瘦小，瘦小得令人忘记她的存在。

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加奈子三年来还从未听到真理子大声笑过。她平时的表情会让人怀疑：她会不会笑？

今天，她身穿黑色的对襟毛衣和藏青的裙子。这身打扮和今天的葬礼毫无关系。真理子平素就是这个样子。

“有客人……”真理子说话，总是这样含含糊糊，很难听到她把一句话说完整过。

“客人？”

“是。”

究竟是谁？如果是来吊唁的客人，未免太早了。

“是哪一位？”

“是警察。”

“警察？警察来干什么？”

“嗯，这……”

“好，让他们进来。——哎，真理子。”加奈子喊住了正要出去的真理子，“待会儿吊唁的客人就要来了。真理子，有我的丧服吗？”

“有黑色的连衣裙……”

“就这个，给我拿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真理子转身要出去，忽然又回头象要说什么，但又改变主意径直走出去。

加奈子把母亲的信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。——警察来干什么呢？

过了一会儿，门又开了。随着真理子一声“请”。

一个男人进来了，加奈子拼命忍住，才没让自己笑出来。

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刑侦，穿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，一个难看的大嘴可笑地张着，朝起居室东张西望个不停。

“请问有什么事？”加奈子问。

“啊……对不起。”刑侦这才如梦方醒，赶紧点头行礼，“我是警视厅的多田。哦——您是北里小姐？”

“我是北里加奈子。很不巧，今天早上母亲刚刚去世，家里正忙乱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令堂去世了！……啊……真对不起，在这样的时间来打扰您。”

“您也是为公事，只得如此了。”

“您很冷静。对不起，可以问您多大吗？”

“我！十九岁。”

“和我女儿只差两岁，真不敢相信。……哦，随便问一下，您父亲很久前就……”

“是的。十年前就已去世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现在您家里就您一人了。”

“眼前是如此。”加奈子有些不耐烦。“刚才说过，家里正忙乱，我还得去见客人呢，请您赶紧谈正事。”

“是这样。啊，对不起。——府上这样大，您看这个院子。”

多田走到落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“这里大概有多少坪①？”

“占地面积一共一千坪。”

“一千坪？”多田吃惊地睁圆双眼，“我才住三十坪！而且还乱七八糟，其中四分之一的地方无法使用。”

加奈子作了个深呼吸，强压住心头的怒火。

“刑侦先生！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多田伸手拦住加奈子，“不，我这完全不是和您闲扯。我是说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要是有人悄悄溜进来，一定很难发现。”

这意想不到的回答，使加奈子吃了一惊。

① 坪：日本土地面积单位，一坪约等于3.3平方米。

“您说有人悄悄地溜进来？”加奈子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来。

“其实，是一个三个月前被通缉的罪犯，昨天出现在附近的旅馆里。”多田刑侦好象散步似的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，“我们立即开始搜捕，但犯人反应很快，事先有所察觉，在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布置好之前，就逃之夭夭了。他妈的，快得象蟑螂——啊，对不起，也许在这里不能这样说话。”

多田看到堆在书架前的书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把书挪个地方。——那么，犯人还在这一带吗？”

“对。因为主要道路已全部封锁，来往的车辆也要检查，所以不可能走远。现在挨家检查，提醒大家警惕。”

加奈子点点头。

“我明白了。不过我刚才说过，母亲刚刚去世，这二、三天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犯人大概不会到这里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不过，还是多加小心为上，——家里有男人吗？”

“有母亲的秘书水原先生；还有菊井医生，他马上就会来。”

“是吗？光是些女人可不行。好了，净说些烦人的事，

讨厌了吧？”

“多少有点。不过，比推销员还好些。”加奈子微笑着说。

“你这家伙，真厉害。”多田愉快地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打搅了。”

他向门走去，伸手拧开门上的把手又回头说：“这落地窗还是关上为好，最好暂时先锁上。”

“行。”

多田微微一点头出去了。

加奈子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轻轻地挥动双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妈妈死了，现在又是逃犯，这种时候，真是添乱。”

这时，门又开了，多田伸进脑袋，“抱歉，刚才忘记告诉您了，逃犯的名字叫上村裕三，二十四岁。供您参考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刚才没说吗？哎呀，真是干什么来着，我，上岁数啦！”多田就这样伸着脑袋在叹气，“是杀人事件。他杀死了他十八岁的女朋友逃跑了。动机是他女朋友怀孕了，逼着要和他结婚。”

“十八……”

门关上了。

加奈子站在壁炉前嘟囔道：“怀孕……杀人……有人比我还小就给人杀死了。”

加奈子朝敞开的落地窗走去，把窗户关紧、插上。
她沉思起来。

“小姐。”门被推开了，樱井真理子走进来，问：“客人已经走了吗？”

“对，走了。哎，真理子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落地窗昨晚没有插上？”

“不，不会有这样的事……”真理子摇摇头，“睡觉前我每次都要检查的……”

“是吗。其实没什么。因为我刚才开窗时，不记得动过插销，也许我无意中就把它打开了。——谢谢，没你的事了。——哎，客人们马上就要来了。你多烧些热水预备着。”

“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“水原呢？”

“刚才出去了，他说还有许多事要处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“把客人请到起居室来？”

加奈子略为迟疑了一下，“不，请到客厅去。这里可能要另派用场。”

“是。”真理子一个似乎过分恭敬的鞠躬，退了出去。
窗外已是一片朝晖，壁炉上的大挂钟敲了七点。

“——对了，信！”加奈子跑到写字台前，又拿出信，
坐在沙发上，开始读第二页。